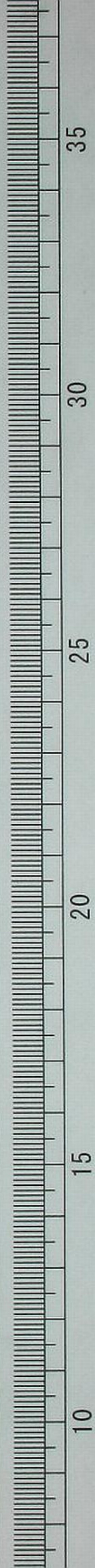


靖康傳信錄

中

4 13
571
2



4 13
571
2

靖康傳信錄卷中

宋 李綱 撰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部氏寄贈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柳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于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日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

立身傳下金卷下
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眾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種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

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雖種師道宿城中。勿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于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為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勒兵于班荆館。分命諸將解范瓊

王師古等圍與金人出沒鏖戰于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于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為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閔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韓離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帥所為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于上前語使臣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

廷意愈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前聞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余

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大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搥登聞鼓于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為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而詬罵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于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

固辭不敢行。而宣詔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擁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眾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于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乃遣守

文虛中齋詔金人軍復差滅禹秦檜為割地使是夕宿于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節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林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為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攘擾中劫掠內侍千餘家取其金帛而以

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為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四人然後民情安戢奸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為奸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罷然

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妹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甚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于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予奏上曰澶淵之後雖与大遼盟約而退猶

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舩棧渡河探聞乃繫檣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大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為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棡右丞

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遂皆
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
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蔡懋罷左丞除資
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資政
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
樞密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
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
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
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

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
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
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
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
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
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
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
余盡遣城下兵以追韓離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
曰韓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

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車之險，已遣紆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啟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

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于是金人復芻出抄掠于深邦，息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師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朝廷僉議以三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祖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棣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宮觀。以

翰林院學士何臬為右丞。薛史中丞許翰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旬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迎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于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于舟人處得炊

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駸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兵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使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于所在卸納。泗

州官事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大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東原。于是議遣肅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曰。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肅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于

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不勞而事定。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乃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于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

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類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各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令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于簾前拜訖。具

道皇上聖孝思慕。且敘致方艱急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于何處居住。余對曰。朝廷見以櫛景園為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票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寧德宮。而殿下居禁中。于典禮有未安。朝廷議論。但欲合于典禮。以慰天下。

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美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
須是措置是方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
內侍楊修李侁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
者皆巨璫也。以余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
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
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
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
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散給
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

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類一切不須示以
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
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
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
起居訖。升殿奏事。且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
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
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
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
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

道君教育擢用于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寔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于聲色形于脈息善醫者

乃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耳所以聖人觀變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于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甬等三事只緣都城受圍恐為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

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
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
毀折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
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折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
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
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
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
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
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問其細故今皇帝

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八寇為宗社計政
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
回鑾臣以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
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
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
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
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
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
衛寶葦儀物等留不進回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

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通至南都
士女民庶夾道瞻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
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于幄殿道君出青詞
稿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奉天所
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
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指揮更
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
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
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

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
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
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于垂拱殿進
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
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
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錄卷中

水口

中邽

彛

巖谷

修

同校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362